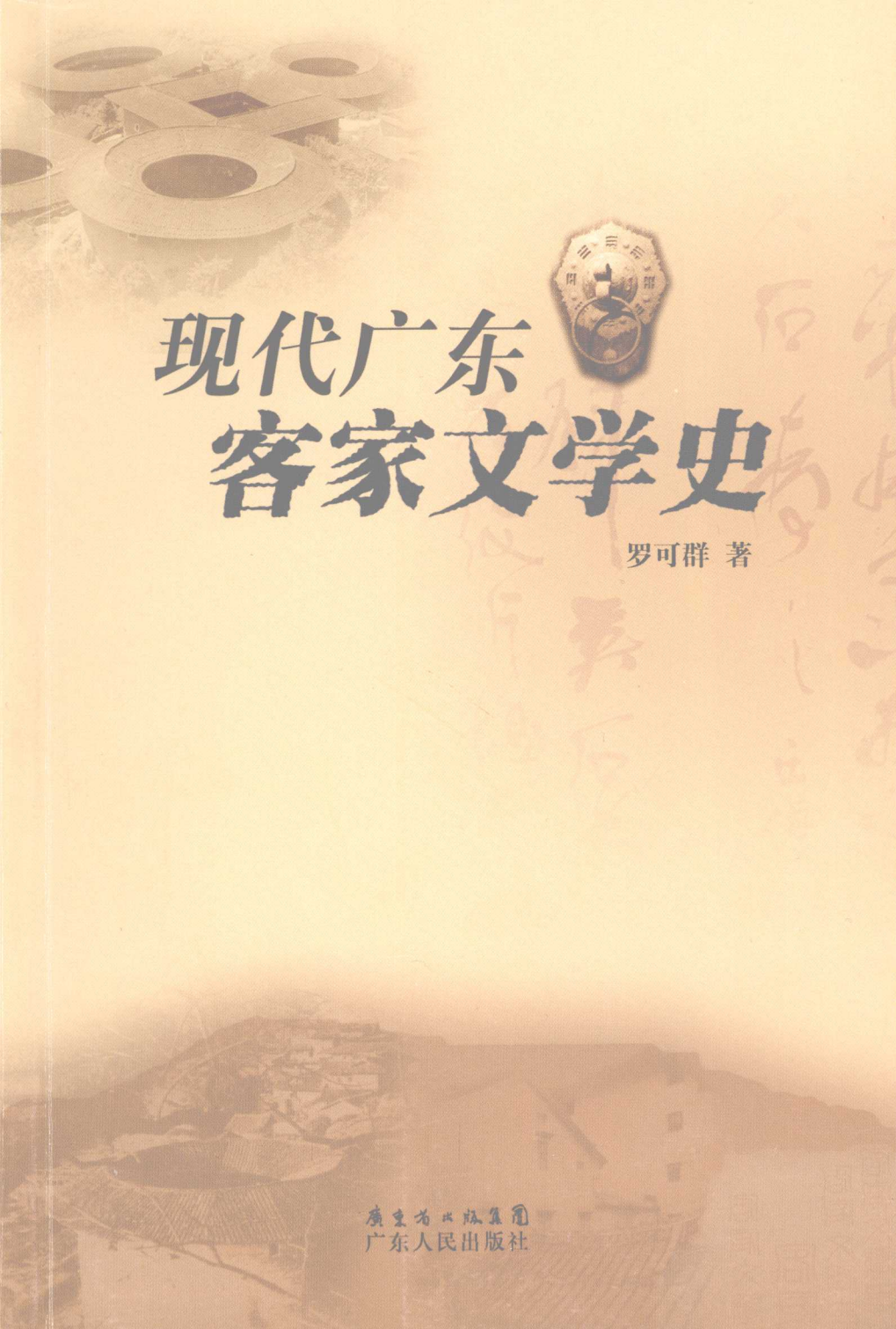




现代广东 客家文学史

罗可群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现代广东客家文学史

罗可群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 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广东客家文学史 / 罗可群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218 - 05784 - 2

I. 现… II. 罗… III. 客家-民族文学-文学史-广东省 IV. I209.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0515 号

责任编辑	陈 娟
封面设计	实线创作室 流 野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广州市新明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
字 数	40 万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5784 - 2
定 价	30.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 - 37579604 37579695】

前 言

客家文学是中国文学中极富特色的重要分支。它又是客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少作家和文学研究者钟情于客家文学，许多从事文化研究、历史研究、民俗研究的人，也极为关注客家文学。近二三十年来，客家文学一直成为学术讨论中的热门话题。中国内地、台湾、香港都在议论。1992年，在广西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提出了编写客家文学史的设想。20世纪末，《台湾客家文学史概论》和《广东客家文学史》先后面世，是客家文学研究深化的标志。

一、客家文学的特质

对“客家文学”的界定，有从宽说与从严说两大类。

我国台湾的罗肇锦先生、黄恒秋先生和广西的卢斯飞等先生明确主张对“客家文学”的界定，宜宽不宜严。

黄恒秋先生说：“客家文学的界定，有必要再把眼光放远放宽。”^①

^① 参见饶任坤、卢斯飞主编《客家历史文化纵横谈》第189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

罗肇锦先生说：“一个客家人，自然表达的语文形式是‘国语’，且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是以客家话来思考，所写的又都是与客家事物有关，那么这类作品也应当归入‘客家文学’。”^①

卢斯飞先生在《客家文学研究刍议》一文特别强调：“对客家文学的界定，宜宽不宜严，宜粗不宜细。这是因为：划分得太严太细……也就不可能到丰富的资料海洋中去翻滚梳爬，自然也就难于探索到客家文学的创作特色和客家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②

显而易见，“从宽说”从总体上去认识客家文学，不自树藩篱，画地为牢，这是有利于客家文学的发展和研究的，因此，并没有多少人提出异议。

“从严说”以湖北的古远清先生为代表。他在《“客家文学”界说》一文中，虽然也同意“标准不妨放宽些”，但在实际操作时，他却是从严的：“客籍作家写出的作品是否一定是客家文学呢？这也不一定。”“更多的客籍作家不写客家生活，但有时用某些客家生活素材创作文学作品。如著名象征派诗人李金发，他的一首颇有名气的作品《弃妇》，据说就是以作者故乡梅县一位名叫刘义妹的女人为模特儿写成的。但《弃妇》没有一点客家风味，而有的是浓郁的法国风味。故客籍作家取材于某些客家生活的作品，也不一定是客家文学。”古远清还认为，蒲风的客方

①② 参见饶任坤、卢斯飞主编《客家历史文化纵横谈》第189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

言叙事长诗《林肯，被压迫民族的救星》所写的题材是外国的，蒲风的另一部客音体叙事诗《鲁西北个太阳》所写的是山东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的事迹，“有客家语言但无客家生活风味，故这类作品严格说来，也不是客家文学。”^①

《梅州日报》的《罗嗦一个“老话题”》则走得更远。文章说：“何为‘客家文学’？说白了，就是客家方言小说。依我来看，不是就作者而言，不是就题材而言，而是就作品的形式、风格，主要是语言风格而言。”^②

众所周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来源于物质生产实践。它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同时又表现了作者的主观世界。它是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基础上的客观与主观的辩证统一。客家人，作为汉民族的一个民系，它所处的客观世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别的民系有不同之处。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了客家人的特殊的思想意识，形成了有其特色的客家文化，孕育了人们公认的“客家精神”。客家文学便是这有特色的客家人的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客家人主观世界的表现。界定客家文学，必须首先把握客家文学这一特质。简而言之，文学的实质是“人学”，“客家文学”即是有客家人特色的文学，它反映客家人的社会生活，描绘客家人所处的生活环境，

① 古远清《“客家文学”界说》，载《客家研究辑刊》，1994年第2期。

② 胡希张《罗嗦一个“老话题”》，1997年8月23日《梅州日报》。

表现客家人的思想感情。

如果我们以此为标尺来衡量文学作品，那么，我们就同意：

其一，凡是用客家人的生活语言——客方言为载体的文学作品，如客家谣谚、客家民间故事、客家山歌、客家山歌剧、采茶戏、文人创作中的方言小说、方言诗等都是客家文学；

其二，客籍作家不论采用何种方式方法，只要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了客家人的生活环境，反映了客家人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客家人的思想感情，这些作品也理所当然地属于客家文学；

其三，非客籍作家若能深入客家地区，创作出反映客家人生活的文学作品，如蔡洪声的中篇小说《此情绵绵无尽期》、陈中秋的采茶戏剧本《支农记》等，也应归入客家文学的范畴。

由此可以看到：客家文学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又是有其特色的。正因为它有“客家”的特色，所以，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在客家文化史上，都有一席之地。

二、客家文学的历史

“客家文学”是有客家人特色的文学，它的历史和客家民系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伴随着客家民系的形成而形成，发展而发展的。

关于客家民系的形成，史学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

秦汉说，有五次大迁徙说（以罗香林先生为代表），还有明清说。此外，还有所谓“土著说”、“混合体说”。我认为，“客家人”的出现，是中原汉人南迁的结果。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它经过孕育、形成、生长、发展的阶段。“客家人”——客家民系是中原汉人多次南迁的集合体。客家先民虽然早就存在，但这一民系的正式形成，应不早于东晋末年，不晚于宋末。我赞同客家民系形成于唐宋的见解。

客家文学可以说是与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同步。大量的文学资料说明：客家文学孕育形成于唐宋，生长发育于明清，蓬勃发展于近代。现代的客家文学则已经有了自觉意识，逐步走向成熟。

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学中的瑰宝。它的表现手法，明显地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它和汉乐府、南北朝民歌也有密切的关系，直接受到南朝民歌的影响。黄遵宪在辑录《山歌》时就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之意。”而它那七言四句的形式则类于唐宋近体诗中的绝句，只不过客家山歌来自民间，具有口语化、通俗化的特点，这是因为中原南迁的汉人，由于地位的变化而使然。目前虽然没有史料具体证明客家山歌形成的时间，但从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所记，唐朝的“歌仙”刘三妹的故事，以及客家地区关于唐朝诗人罗隐与刘三妹对山歌的传说来看，认为客家山歌形成于唐宋不完全是无稽之谈。若以明清时期已经大量出现客家山歌来反证，也可说明唐宋时期应是客家山歌的孕育、形成阶段。

从文人创作来看，唐宋也还属于孕育形成时期。唐代的贤相张九龄，是杰出的客家先民。《唐诗三百首》的开篇，便是其五言古诗《感遇》。它真实地表现了客家人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谦和而刚毅的心理，蕴含着客家人群体性格的特点。所以，我们不一定要称张九龄为客家文学的代表作家，但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有些作品确实可归入客家文学的范围。唐宋时期的客籍作家大都可作如是观。

明清是客家文学的发育成长期。从民间文学来说，客家民系的群体生活产生了许多童谣民谚，有许多民间故事，更有大量的客家山歌。还有独具特色的客语对联。这些作品无不是客家人生活的写照。例如著名的儿歌《月光光》就是流传极广的客家童谣，它是客家人教育孩子的启蒙教材，是熏陶儿童性情的文学创作，具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

明清时期的文人创作，较有客家文学味道的，首推廖燕的《曲江竹枝词》。它生动地反映了客家地区的风土民情，如：“遇仙桥下水澄鲜，遇仙桥上路通天。谁信神仙容易遇，遇郎难似遇神仙”，表现了客家山区的妇女对爱情的大胆追求。至于乾嘉时期的宋湘，他的许多诗作已充满了浓郁的“客家味”^①。其他客籍诗人李黼平（绣子）、颜检、李光昭、黄钊、温训、吴兰修等，在他们的作品中也都或多或少反映了客家人的生活，表现了客家人的思想感情，这些作品也可归入客家文学的范畴。

① 详见拙作《宋湘诗歌中的客家情调》，载《东方文化》1996年第4期。

这一时期客家文学的成长发育，不仅作品数量激增，而且门类较为齐全。除上述的童谣民谚、山歌、民间故事、客语对联、竹枝词、文人诗歌外，还出现了小说，例如黄岩的《岭南逸史》。

到了近代，客家文学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它的显著特点就是客家文学与社会生活，特别是与政治斗争密切结合。例如，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客家歌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稍后的“岭东诗派”，以著名的爱国诗人黄遵宪、丘逢甲以及胡曦、温仲和为代表，诗作富有客家风味，他们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①如黄遵宪的《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勤劳能干的客家妇女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客家地区的人文景观。如：“牙牙初学语，教诵《月光光》”，写曾祖母对自己的启蒙教育。“三岁甫学步，送儿上学堂”，则反映出客家人重视教育的程度。写客家人扫墓：“大父在前跪，诸孙跪在后，森森排竹笋，依依伏杨柳。”客家人敬祖先、重亲情的传统在长诗中得到形象的体现。其《新嫁娘诗》更是详细描绘了客家新娘复杂的思想感情，微妙的心理活动。胡曦的乡土风情诗以及客家地区的竹枝词^②全都有浓郁的客家风味。此外，客籍女诗人范萸香、叶璧华也有颇具特点的华章，抒写了客家“才女”的心理。

在辛亥革命斗争中，客家文学注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

① 详见拙作《试论近代的‘岭东诗派’》，载《客家学研究》第2期。

② 如《梅州竹枝词》、《宁江竹枝词》、《镇平竹枝词》等等。

的新内容。许多客籍诗人本身就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南社诗人古直是其中翘楚。他为弘扬客家文化做了许多工作，编纂《客人丛书》，撰写《客人对》，非常重视继承客家文学的传统，专门编选了宋湘、李黼平、黄遵宪的诗集，名之为《客人三先生诗选》付梓发行。

三、客家文学走向成熟

现代是客家文学走向成熟的时期，它有了明显的自觉意识。客家山歌最贴近社会生活，在客家山乡，山歌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活动形式，恋爱、社交、娱乐、劳动都有山歌。真正是时时可见，处处可闻。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山歌曾发挥其“自古山歌从口出”的特点，成为对敌斗争的武器。如：五华县烈士张剑珍在刑场上唱出了气壮山河的山歌：“人人话偈共产嫌，死都唔嫁张九华^①，红白总会分胜负，白花谢了开红花。”在文人创作方面，这种自觉意识表现为作家主动地、有目的地运用客家方言去进行创作，或着意地表现客家情调，反映客家生活。著名现代作家张资平的《梅岭之春》被认为是最有客家风味的小说。中国诗歌会的主将蒲风，致力于诗歌大众化运动，他的客方言诗《林肯，被压迫民族的救星》、《鲁西北个太阳》是专门为客家人而创作的。而他的力作《茫茫夜》、《六月流火》都取材于客家地区，是典型的

① 张九华为反动头目。

“客家人”写“客家事”。在现代作家中，有不少人积极投身方言文学运动，楼栖是其中卓有成就的作家。他的小说有浓郁的客家氛围，如《枫林庄》、《没落》，他的方言长诗《鸳鸯子》更是自觉地以客家山歌的形式，反映一位饱受苦难的客家妇女进行反抗斗争，翻身求解放的历程。

现代有些客籍作家由于深受客家文化的熏陶，客家生活他们的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虽然不一定有意识去创作客家文学作品，但其作品的客观效果仍然有或多或少的“客家味”。这类作品也不应该排除在客家文学之外，例如上文所提到的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的名篇《弃妇》，“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化为灰烬，从烟突里飞去”，“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徜徉在邱墓之侧”，当我们反复吟咏，体会这些富有象征派诗歌特点的诗句时，就仿佛感到一位饱受命运捉弄的客家农村弃妇出现在自己的眼前，这正是李金发以他的故乡梅县的刘义妹为原型创作的结果。我们不能因它采用的是象征主义的手法而否认它属于客家文学。至于有些长期不在客家地区生活的客籍作家，他们的作品既不是“写客家人”，也不是“写客家事”，虽然他们创作有优秀的作品，如碧野、黄谷柳等，却也不必硬把他列为客家文学的作家。

1949年以后，内地的客家文学在曲折的道路上进一步发展。客家山歌的发展历程极具代表性。推倒三座大山，农民翻身作主人，山歌也从岗头溪尾走进了乡镇城市，面对大庭广众。形式亦由独唱、对唱发展到联唱、合唱、表

演唱，乃至形成了新的剧种——山歌剧。出现了《闹公堂》、《唱夫归》、《挽水西流》、《彩虹》等优秀作品。经“文化大革命”的沉寂后，1978年客家人的中心——梅州市组织全市优秀山歌手巡回各县，举行了山歌擂台赛。1980年征集了1万多首山歌，从中整理出近两千首编辑出版，题为《粤东客家山歌》。在客家山歌的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民间歌手，也孕育了以创作客家山歌而著名的新人，如黄火兴、周天和、余耀南、陈贤英、汤明哲等，他们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有的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出版了专门的论著。人们对其他的民间文学作品，如客地谣谚、民间故事等，也进行了广泛的搜集整理工作。广东汉剧、采茶戏、花朝戏亦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剧作。影视文学是客家文学的新品种，客家民间文学中的精品搬上了银幕荧屏，还出现了《生死树》等富有客家风情的电影，也有了反映客家人生活的电视连续剧。

在客家地区一直深受欢迎的旧体诗词，在最低潮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虽不能公开发表，仍有不少客家人以诗明志，如陈寅恪的诗、饶彰风的词。1976年，旧体诗词大放异彩。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诗社多如雨后春笋，诗集琳琅满目，华章佳句，美不胜收。如叶剑英的七律《八十书怀》更是家喻户晓，远播海外。

至于小说创作，更不应妄自菲薄。客家人“写客家人”，已成为许多客籍作家的共识。有影响全国的客家文学的代表作家程贤章，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反映了客家地区的“改革风云”与“地域文化”，

被誉为“客家韵味境界新”，其代表作《神仙·老虎，狗》和《围龙》引起全国评论界的重视，这便是当今客家文学的实绩。我们如果仔细研读程贤章的作品，便不难发现：它并不是方言小说，却有浓郁的“客家味”。它用事实告诉人们：“客家文学创作”，并不一定要写“客家方言小说”。我们的社会中已经实实在在地存在“客家文学”，我们也就无须强调“创立客家文学”，而应该大声疾呼：“发展客家文学！”因此，极有必要深入研究客家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客家文学创作的经验，认真分析其长处及短处，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有鉴于此，笔者在拙著《广东客家文学史》出版后，继续撰写《现代广东客家文学史》作为续篇。上限为20世纪初，下限延至2005年。重点评述20世纪客家文学的代表作。若自己的努力不会浪费读者的时间，对客家文学的发展有所裨益，则幸莫大焉。

目 录

第一章 发轫：“誓竭黔首愚，同救苍天死” (1901—1927 年)	1
第一节 概述：世纪初的探索	2
第二节 “岭东诗派”的流风余韵	9
一、“诗界哥伦布”黄遵宪的最后五年	9
二、丘逢甲的晚年诗作	14
三、“南社”诸君及其他客籍诗人	22
第三节 张资平：现代客家小说的先驱	32
一、张资平及其小说创作	32
二、《冲积期化石》：客家学子泪水的结晶	35
三、《梅岭之春》：五四时期的爱情故事	41
第四节 李金发：中国现代象征诗派的始祖	45
一、从“罗田径”到“法兰西”	45
二、《微雨》濛濛惊诗坛	49
三、以客家妇女为原型的杰作：《弃妇》	51
四、编纂《岭东恋歌》	57
第五节 《岭东恋歌》——民间生活的实录	58
一、清末民初社会风貌的剪影	59
二、客家妇女对情爱生活的呼唤	63

三、男女的“相思酬唱”	65
第六节 源于粤东的《广东小儿歌》	74
一、《广东小儿歌》——移民文化的产物	75
二、《广东小儿歌》与梅州童谣	76
第二章 疾行：“我迎着风狂和雨暴”（1927—1949年）	81
第一节 概述：面对血与火的呼喊	82
第二节 红色歌谣	84
第三节 蒲风及其《六月流火》	90
一、拿枪的诗人	90
二、时代的战歌	96
三、《六月流火》：客家山乡的苦难与抗争	99
四、“祖国复兴在雷雨声中”	106
五、儿童歌和客方言长诗	109
第四节 温流、任钧及其他诗人	112
一、温流及其《我们的堡》	112
二、任钧等岭东诗人	123
三、钟敬文与《海滨的二月》	130
四、黄药眠的时代曲	133
五、叶挺的《囚歌》	141
第五节 客家乡土文学	143
一、萧殷的《疯子》等乡土小说	143
二、楼栖和杜埃的乡土文学创作	149
三、《小先生的游记》	162
四、《异国情调》中的“客家情”	170

第六节 旧诗内容的革新与客方言诗的尝试	175
一、叶剑英诗词：“誓荡扶桑儿”	175
二、抗日烽火中的旧诗创作	180
三、罗翼群的爱国诗篇	186
四、球王李惠堂的旧体诗	190
五、梁伯聪《梅县风土二百咏》	193
六、廖恩焘与《忤庵词》	196
七、客方言长诗《鸳鸯子》	199
第三章 转弯：“河水弯弯波折多”（1949—1976 年）	205
第一节 概述：缺少沉思的高歌	206
第二节 客家山歌与政治运动	209
一、翻身农民把歌唱	209
二、政治山歌蓬勃发展	210
三、“新民歌运动”中的山歌	215
四、困难时期的山歌	218
第三节 山歌剧	220
一、山歌剧的出现及其特点	220
二、山歌剧的繁荣	222
第四节 “客家人的戏曲”	224
一、日趋成熟的广东汉剧	224
二、《百里奚认妻》	228
三、采茶戏	232
四、花朝戏	237